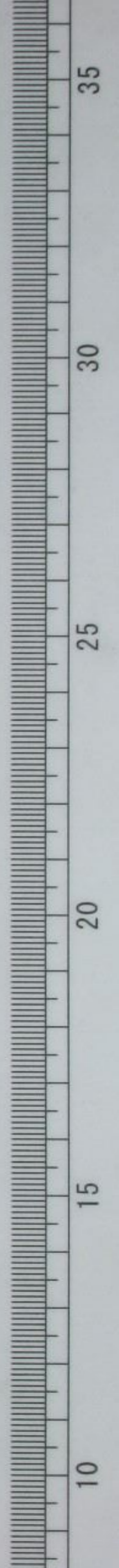


列傳

南史

卷十三
至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4



文庫 11
D 273
4

南史卷十三

列傳第三

宋宗室及諸王上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

營浦侯遵考

武帝諸子

長沙景王道憐。宋武帝中弟也。謝琰為徐州。命為從事史。武帝薨。京城及平建鄴。道憐常留侍太后。後以軍功封新渝縣男。從武帝征廣固。所部獲慕容超。以功改封竟陵縣公。及討司馬休之。道憐監太尉留府事。江陵平。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



48-11043

010190559365

黃川地圖書
氏圖印

及古別

止多諸鄙拙畜聚常若不足去鎮日府庫爲空徵拜司空徐兗二
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武帝受命遷太尉封長沙王先是廬陵
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爲揚州
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重非道憐所
了太后曰道憐年五十豈不如十歲子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
無大小皆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
竟不授永初三年薨加贈太傅葬禮依晉太宰安平王孚故事鸞
路九旒黃屋左纛輜輶車挽歌二部前後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
人文帝元嘉九年詔故太傅長沙景王故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
司徒南康文宣公劉穆之開府儀同三司華容縣公王弘開府儀
同三司永修縣公檀道濟故青州刺史龍陽縣公王鎮惡竝勒功
天府配祭廟庭道憐子義欣嗣位豫州刺史鎮壽陽境內畏服道
不拾遺遂爲盛藩強鎮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成王子悼王璿
嗣傳爵至子齊受禪國除瑾弟韞字彥文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
衛將軍領軍將軍昇明二年被齊高帝誅韞人才凡鄙特爲明帝
所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翫嘗以
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問之曰
此何人而在輿韞曰豈是我其庸底類如此韞弟述字彥思亦甚
庸劣從子侯疾危篤父彥節母蕭對之泣述嘗候之便令左右取
酒肉令侯進之皆莫知其意或問焉答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
又嘗新有總慘或詣之問其母安否述曰惟有愁悒次訪其子對
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爲憂也義欣弟義融封桂陽縣侯邑千
戶凡王子爲侯食邑皆千戶義融位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
用短卒謚恭侯子孝侯覲嗣無子弟襲以子晃繼襲字茂德性庸

明本作鄙

鄙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上聽事。時綱紀政。伏閣怪之。訪問乃知是襲。義融弟義宗。幼為武帝所愛。字曰伯奴。封新渝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入義宗第。蔽隱。免官。德靈以姿色故。義宗愛寵之。義宗卒於南兗州刺史。謚曰惠侯。子懷珍嗣。無子弟。彥節以子承繼。彥節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時。其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雲敷。殷每禁之。及殷亡。口血出。眾疑遐行毒害。孝武使彥節從弟祇諷彥節。啟證其事。彥節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救。眾以此稱之。後廢帝即位。累遷尚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吏部。加兵五百人。桂陽王休範為逆。中領軍劉劭出守石頭。彥節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封當陽侯。與齊高帝袁粲。褚彥回。分日入直。平決機事。遷中書令。加撫軍將軍。及帝廢為蒼梧王。彥節出集議於路。逢從弟韞。韞

補宋書
作舖

問曰。今日之事。故當歸兄邪。彥節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提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齊高帝聞而惡之。順帝即位。轉尚書令。時齊高帝輔政。彥節知運祚將遷。密懷異圖。及沈攸之舉兵。齊高入屯朝堂。袁粲鎮石頭。潛與彥節及諸大將黃回等謀。夜會石頭。詰旦乃發。彥節素怯。騷擾不自安。再晡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臨去。婦蕭氏強勸令食。彥節歎羹。寫胷中。手振不自禁。其主簿丁靈衛聞難。即入語左右曰。今日之事。難以取濟。但我受劉公厚恩。義無二情。及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彥節曰。今得見公。萬死何恨。從弟韞直省內。與直閣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高帝。會彥節事覺。秣陵令劉實建康令劉遐密告齊高帝。高帝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殺之。伯興亦遇害。粲敗。彥節踰城走於額檐湖。見禽被殺。彥節子侯嘗賦詩云。城上草植根。

作主是
主君也

非不高所恨風霜早時咸云此為祆句事敗侯與弟陔剃髮被法
服向京口於客舍為人識執於建康獄盡殺之彥節既貴士子自
非三署不得上方榻時人以此少之其妻蕭思話女也常懼禍敗
每謂曰君富貴已足故應為兒作計彥節不從故及禍彥節弟還
字彥道為嫡母殷暴亡有司糾之徙始安郡後得還位吳郡太守
至是亦見誅遐人才甚凡自諱者同主一作諱常對客曰孝武無道
見枉殺母其頑駭如此及彥節當權遐累求方伯彥節曰我在事
而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則言不可相關從坐之日得
免不至是果死義宗弟義賓封興安侯位徐州刺史卒謚曰肅侯
義賓弟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謂曰陸士衡詩
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
忽見苦其庸塞皆然位湘州刺史謚僖侯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武帝少弟也儻有大志預謀誅桓
玄時桓弘鎮廬陵以為征虜中兵參軍武帝剋京城道規亦以
其日與劉毅孟昶斬弘玄敗走道規與劉毅何無忌追破之無
忌欲乘勝追玄直造江陵道規曰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
桓振勇冠三軍且可頓兵以計策縻之無忌不從果為振敗乃退
還尋陽繕舟甲復進遂平巴陵江陵之平道規推毅為元功無忌
為次自居其末以起義勳封華容縣公累遷領護南蠻校尉荊州
刺史加都督善於刑政士庶畏而愛之盧循寇逼建鄴道規遣司
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
尋陽為循黨荀林所破林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剋建鄴而
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為荊州刺史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
江陵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欲去者不禁

因夜開城門。眾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車迎之，眾咸感悅。眾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共擊荀林等。道規曰：非吾自行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心腹。率諸將大敗謙，斬之。諮議劉遵追荀林，斬之。巴陵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道規一皆焚燒，眾乃大安。徐道覆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尅都。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庶感其焚書之恩，無復二志。道規使劉遵為游軍，拒道覆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遵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遵為游軍，眾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焉。遵字惠明，淮南海西人。道規從母兄也。位淮南太守，追封監利縣侯。道規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收授豫州。以疾不拜。義熙八年薨于都，贈司徒，謚曰烈武。進封南郡公。武帝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王。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嗣。初文帝少為道規所養，武帝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文帝還本而定義慶為後。義慶為荊州廟主，當隨往。江陵文帝下詔褒美勲德，及慈蔭之重，追崇丞相，加殊禮。鸞路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葬皆準給。義慶幼為武帝所知，年十三襲封南郡公。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元嘉中為丹陽尹，有百姓黃初妻趙殺子婦，遇赦應避孫讎。義慶議以為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蓋以莫大之冤理不可奪。至於骨肉相殘，當求之法外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讎祖之文。況趙之縱暴，本由於酒，論心即實。事盡荒耄，豈得以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讎，宜共天同城，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犯左執法，義慶懼有災禍，乞外鎮。文帝詔諭之，以為玄象

臨世宋
世說
鮑照
典叙

茫昧左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
孝武初有此異彼庸主耳猶竟無他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九
年出為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荊州居上流之重資實兵甲
居朝廷之半故武帝諸子徧居之義慶以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
性謙虛始至及去鎮迎送物竝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羣臣舉士
義慶表舉前臨汝令新野庾實前徵奉朝請武陵龔祈處士南郡
師覺授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一年聽
三吏餉家先是王弘在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年為西土所安撰
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為典叙以述皇代之美
改授江州又遷南兗州刺史竝帶都督尋即本號加開府儀同三
司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足為宗室之表歷任無
浮淫之過唯晚節奉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長不復跨馬招

世說
鮑照

聚才學之士遠近必至太尉表淑文宗當時義慶在江州請為衛
軍諮議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竝有辭章之美引為
佐吏國臣所著世說十卷撰集林二百卷竝行於世文帝每與義
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
甚道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為美瑞照為河清頌其序甚工
照始嘗謁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郎位尚卑不可輕
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
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
是奏詩義慶奇之賜帛二十四匹尋擢為國侍郎甚見知賞遷秣陵
令文帝以為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
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為荊州照為
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為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

白虹貫城野廩人府心甚惡之因陳求還文帝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于都下追贈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暉嗣爲元凶所殺暉子綽嗣昇明三年見殺國除

營浦侯遵考武帝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位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内史始武帝諸子竝弱宗室唯有遵考及北伐平定以爲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衛武帝初卽位封營浦縣侯元嘉中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爲政嚴暴聚斂無節爲有司所糾上寢不問孝武大明中位尚書左僕射領崇憲太僕後老疾失明元徽元年卒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元公子澄之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王簿誕有寶琴左右犯其微誕罰焉琨之諫誕曰此余寶也琨之曰前哲以善人爲寶不以珠玉爲寶故王孫圍稱觀父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爲寶誕忸然不悅誕之叛以爲中兵參軍辭曰忠孝不得竝琨之老父在將安之乎誕殺之後贈黃門郎詔謝莊爲誅遵考從父弟思考亦官歷清顯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子季連字惠續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將及誅太宰褚彥回素善之固請乃免建武中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遙欣多招賓客明帝甚惡之季連有憾於遙欣乃密表明帝言其有異迹明帝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而心德季連以爲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思考宋時爲益州雖無政績州人猶以義故故喜得之季連存問故老見父時人吏皆泣對之遂寧人龔愜累世有學行辟爲府主簿及聞東昏失德稍自驕矜性忌褊遂嚴復酷狠土人始怨永元元年九月因聲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以兵襲中

中水下託
有腹深
深書作
深知之
族設備守

水穰人李託買戰不利退還州郡遂多叛亂明年十月巴西人趙
續伯反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弘乘佛輿以五彩裹青石誑百姓
云天與已玉印當王蜀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大破獲之將刑
謂刑人曰我須與飛去復曰汝空殺我我三月三日會更出遂斬
之梁武帝平建鄴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二子及弟通直郎子深
喻旨季連受命修還裝武帝以西臺將鄧元起為益州刺史元起
南郡人季連為南郡時待之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為季連
府都錄無賴季連欲殺之逃免至是說元起請先使檢校緣路奉
迎及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曰會屬人何
須苦惜軍府大懼言於季連季連以為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益
憤懣司馬朱士堅說季連求為巴西郡守三子為質季連許之既
而召兵算之精甲十萬臨軍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盛兵進可以

梁書
會字
當字

梁書
上有為字

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欲以此安歸乎遂矯稱齊宣德皇后令復
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涪令李膺並不受命天監元
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拒戰見敗季連固守元
起圍之城中俄死者相枕又從而相食二年乃肉袒請罪元起遷
季連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
事元起誅李奉伯送季連還都將發人莫之視唯龔愜送焉初元
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中
從事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罪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
首以至帝前帝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
之臣乎赦為庶人四年出建陽門為蜀人藺相如所殺季連在蜀
殺其父變名走建鄴至是報焉乃面縛歸罪帝壯而赦之
宋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修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真胡婕妤

生文帝王修容生彭城王義康桓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
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王義季

廬陵孝獻王義真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年十二從北
征及關中平武帝東遷欲留偏將恐不足固人心乃以義真為雍
州刺史加都督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修為長史委以關中任
帝將還三秦父老泣訴曰殘生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方
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屋宅捨此何之
武帝為之憫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今留第二兒令文武
才賢共鎮此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令修執其子孝孫手
授帝義真又進都督并東秦二州領東秦州刺史時隴右固關中之
在關中望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
意咸共歎息而赫連勃勃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修又
殺田子兼裁減義真賜左右物左右怨之因白義真曰鎮惡欲反
故田子殺之修殺田子豈又欲反也義真使左右劉乞殺修修字
叔京北霸城人初南度見桓玄玄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也修既
死人情離異武帝遣右將軍朱齡石代義真鎮關中使義真疾歸
諸將競斂財貨方軌徐行建威將軍傅弘之曰虜騎若至何以待
之賊追兵果至至青泥大敗義真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
追尋義真識其聲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必不兩全可勿
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真於
背單馬而歸義真謂宏曰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武帝未得
義真審問怒甚尅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啟知義真免乃止
義真尋為司州刺史加都督以段宏為義真諮議參軍宏鮮卑人
為慕容超尚書左僕射武帝伐廣固歸降義真改揚州刺史鎮石

王修

林明不
作琳

宴明不
作晏

每二作
宋書正
道下有
以字

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武帝始踐祚義真色不悅侍讀博士蔡茂
之問其故對曰安不忘危何可恃也明年遷司徒武帝不豫以為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加都督鎮歷陽未之任而
武帝崩義真聰敏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
延之慧林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林
道人為西豫州刺史徐羨之等嫌義真靈運延之昵狎過甚故吏
范甯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云鮮能以名節自立
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游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
府前既有國哀義真與靈運延之慧林等坐視部伍因宴舫裏使
左右剔每舫函道施已船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
等每不盡與深怨執政表求還都初少帝之居東宮多狎羣小謝
晦嘗言於武帝曰陛下春秋既高宜思存萬代神器至重不可使
負荷非才帝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

造義真義真盛欲與

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由是出居於外及羨之等
專政義真愈不悅時少帝失德羨之等謀廢立次第應在義真以
義真輕詆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奏廢為庶人徙新安郡
前吉陽令張約之上疏諫徙為梁州府軍參軍尋殺之景平二年
羨之遣吏殺義真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追復先封
迎靈柩并孫修華謝妃一時俱還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
日詔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贈張約以郡義真無子文帝第五
子紹字休胤嗣襲廬陵王紹少寬雅位楊州刺史薨無子以南平
王鑠子敬先嗣

彭城王義康永初元年封彭城王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竝加都
督文帝即位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

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都督南徐州刺史。二府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眾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用，義康昔在豫州，湛為長史，既素情款，至是待遇特隆，動皆諮訪。故前後在藩，多善政。九年，王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皆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權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接引。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嘗所覽遇，終身不忘。稠人廣坐，每標題題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

皆引入已府，自下樂為竭力，不敢欺負。文帝有虛勞疾，每意有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續者相係。義康入侍醫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寢，彌日不解衣。內外眾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袁淑嘗詣義康，義康問其年，答曰：鄧仲華高士拜袞之歲。義康曰：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其淺陋如此。既闔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時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柑，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僕射殷景仁為帝所寵，與劉湛素善，而意好晚乖。湛常欲因宰輔之權傾之。景仁為帝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

明本無
關字

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竝以傾側。自入見帝。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湛。景仁竝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尚書儀曹。索晉咸康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帝疾瘳。微聞之。而斌等。旣爲義康所寵。遂結朋黨。若有盡忠奉國不同已者。必搆以罪黜。每采景仁短長。或虛造同異。以告湛。自是。宰相之勢分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其家貧。上覺之。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上以嫌隙。旣成。將致大禍。十七年。乃收劉湛。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并賊曹孔勸。秀。中兵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徙尚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遙之。湛弟黃門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義康時入宿。留止中書省。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義康上表遜位。改授江州刺史。出鎮豫章。實幽之也。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渝侯義宗。祕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琳公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馬蕭斌。爲義康所昵。劉斌等。讒之。被斥。乃以斌爲諮議。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委之。司徒王簿。謝綜。數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左右愛念者。竝聽。隨從。至豫章。薛州見許。資奉優厚。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時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野雉。江鷗。竝入所任齋。前龍驤參軍巴東令扶育。上表申明。義康。奏卽收付建康。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帝所親敬。

上嘗就主宴集甚歡。主起再拜頓首，悲不自勝。上不曉其意，起自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見容，特乞其命。」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曰：「會稽姊飲，憶弟所飲餘，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曄等謀反，事連義康，詔特宥大辟，并子女，竝免爲庶人，絕屬籍，徙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漢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暉等謀奉戴義康，太尉江夏王義恭奏徙義康廣州，奏可。未行，會魏軍至瓜步，天下擾動，上慮有異志者，奉義康爲亂。孝武時鎮彭城，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竝言宜早爲之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麴持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以候禮葬。」安成郡子允，元凶殺之。孝武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乞反，舊坐詔聽之。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疑，姿顏端麗。武帝特所鍾愛，帝性儉，諸子飲食不過五醖盤，義恭求須果食，日中無筭，得未嘗噉，悉以與傍人。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元嘉六年爲都督荊州刺史，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及出藩，文帝與書誡之曰：「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誓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園池堂觀，計無須改作。凡訊獄前一二日，可取訊簿，密與劉湛輩粗共詳論，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從之。美自歸已，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

密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宜。數引見佐史。非惟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人。不盡何由具知衆事。九年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鎮廣陵。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彭城王義康有罪出藩。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楊南徐。兗三州司徒。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給班劍二十人。置佐領兵。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義恭小心。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文帝安之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佗物稱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文帝又別給錢。年至千萬。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二十七年。文帝欲有事河洛。義恭總統郡帥。出鎮彭城。及魏軍至瓜步。義恭與孝武閉城自守。初。魏軍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誠勸。義恭答曰。臣雖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魏軍至。義恭果欲走。賴衆議得停。降號驃騎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魯郡孔子舊廟。有栢樹二十四株。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倒折。土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移鎮盱眙。修館宇。擬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蠻船上迎之。遭太如憂。改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元凶肆逆。其日。劾急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慮有詐妄。致害者。召皆有人。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劾遣之。而後入。義恭凡府內兵仗。竝送還臺。進位太保。孝武入討。劾疑義恭異志。使人尚書下省。分諸子。竝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孝武前鋒至新亭。劾挾義恭出戰。故不得自拔。戰敗。義恭單馬南奔。劾大怒。遣始興王劼殺義恭。十二子。義恭旣至。勸孝武卽位。授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天

子不應加拜。從之。及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及南郡王義宣等反。又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孝武以義宣亂逆。由於是強盛。欲削五侯。義恭希旨。請省錄尚書。上從之。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陳貶損之格。九條。詔外詳議。於是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更加附益。凡二十四條。大抵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摺。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槩。不得孔雀白。斿。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緣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莊面。諸妃主。不得著緇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長官。於其封君。罷官官。刻木。不得道敬。不稱臣。諸鎮常行。車前不得過六隊。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函簿。諸王子。

但明本
作記

繼體為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輅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詔可。孝建二年。為揚州刺史。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尚。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為孝武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為亂。乃上表稱。諸王貴重。不應居邊。有州。不須置府。其餘制度。又多所減省。時孝武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附會。皆有容儀。每有祥瑞。輒上賦頌。大明元年。有三春茅生石頭西岸。又勸封禪。上甚悅。及孝武崩。遺詔。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尚書令。入任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為總統。尚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即位。復錄尚書。本官如

鬼目精
宋書作
鬼目精

故尚書令柳元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準又增義恭班劔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恒與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近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遊行或二三百里孝武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孝武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謀欲廢立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并四子斷析義恭支體分裂腹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粽明帝定亂令書追崇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輿虎賁班劔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輜輶車泰始二年又詔陪祭廟庭

中書監
中軍將軍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封竟陵王都督南兗州刺史遷中書監中軍將軍給鼓吹時竟陵郡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十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加都督初武帝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強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爲南徐州刺史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人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已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

未易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方物之義。亦互有少。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須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二十七年。魏軍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魏軍退。文帝詔之曰。善修民務。不須營潛逃計也。遷司徒。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孝武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先鋒。孝武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改封南郡王。追謚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薨。於是收授都督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將佐以下。竝加賞秩。義宣在鎮十年。兵強財富。旣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不同者。不遵承。嘗獻孝武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姦。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尠有全者。宜在人前。早有處分。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孝武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

狼狽起兵。二月，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以茲。臣交亂圖傾宗社，輒徵召甲卒，戮此凶醜，詔答之。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論以禍福。義宣移檄諸州郡，遣參軍劉湛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艫艦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垂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韶萬餘人北討，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孝武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於義宣，并與書。義宣質竝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却月城，營柵甚固。無軍柳元景據姑熟爲大統，偏師鄭琨、武念戍南浦，質徑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元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度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烟燭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竝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雷，被抄斷，回入逕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惟有十許人，脚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竺超人具羽儀迎之，時帶甲尚萬餘人。義宣

宋書作渡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眾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謾云項羽千敗眾咸掩口而笑魯秀並超人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昏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盛糧糗帶背刀攜息悞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人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人還守城義宣莫及秀望諸將送北入魏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盡唯餘悞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人超人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

王義恭諸公王八坐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言義宣反道叛恩宜專行大戮書未達修之已至江陵於獄盡之孝武聽還塋舊墓長子恢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以恢爲侍中領衛尉衛尉之置自恢始也義宣反錄付廷尉自殺恢弟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中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侯孝武特進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并誦誅其餘並爲修之所殺

永善作蓋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文帝爲荊州武帝使隨往由是持爲文帝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爲都督荊州刺史先是義慶在任遇巴蜀擾亂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畜財節用數年還復充實隊王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

遂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嘗大蒐於郢，有野老帶苦而耕，命左右斥之。老人擁耒對曰：昔楚子盤游，受譏令尹，今陽和扇氣，播厥之始，一日不作，人失其時。大王馳騁爲樂，驅斥老夫，非勸農之意。義季止馬曰：此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曰：吁！願大王均其賜也。苟不奪人時，則一時皆享。王賜老人，不偏其私矣。斯飯也，弗敢當，問其名，不言而退。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爲長夜飲，略少醒口。文帝詰責曰：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皆汝所詣，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徵耽酒成疾，旦夕待盡，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義季雖奉旨，酣縱不改，成疾以至於終。二十一年，徵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加都督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遷徐州刺史。明年，魏攻邊北州，擾動義季，慮禍不欲以功勤自業，無他經略，唯飲酒而已。文帝又詔責之。二十四年，薨於彭城。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禕迎喪，追贈司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古帝王之興，雖係之于歷數，至於經啟多難，莫不兼藉親賢，當於餘祇內侮，苟桓交逼，荆楚之勢同於累卵。如使上略未盡一筭，或遺則得喪之機，未可知也。烈武王擘羣才，揚盛策，一舉而掃勅寇，蓋亦人謀之致乎。長沙雖位列台鼎，不受根本之寄，跡其行事，有以知武皇之則。哲廬陵以帝子之重，兼高明之姿，黷跡未彰，禍生忌克，痛矣。夫天倫猶子，分形共氣，親愛之道，人理斯同。富貴之情，其義則舛，善乎龐公之言。比之周公管蔡，若處茅屋之內，宜無放殺之酷。觀夫彭城南郡，其然乎。江夏地居愛子，位當上相。

大明之世親禮冠朝。屬體降身。歸于卑下。得使兩朝暴主。永無猜。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大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微致誠。斯為篤矣。衡陽晚存酒德。何先後之。云殊其將存。覆車之鑒。不然。何以致於是也。昭和七年十月廿一日午後好晴

命曰。自古帝王之興。雖於之千。風燭至。於。莫不兼。薛。而空。與。國。至。濟。濟。受。斷。國。利。大。保。云。夏。王。善。恭。美。輒。無。與。夾。不。精。士。毀。東。或。王。齊。與。夾。與。觀。橫。自。業。無。於。孫。而。日。文。帝。又。請。責。之。五。十。四。年。夢。於。遠。十。一。年。夢。於。八。月。日。手。踐。如。夢。非。似。對。他。事。誠。願。不。於。以。此。

魏氏傳

南史卷十四

列傳第四

宋宗室及諸王下

宋文帝諸子

孝武諸子

孝明諸子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元劭。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穆王鐸。高修儀生廬陵昭王紹。殷修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弘。陳修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相。江修容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美人生始安王休仁。邢美人生山陽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父。

續及上列

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紹出繼廬陵孝

獻王義真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卽位後諒闇中生劭故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焉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于劭側上不悅初命之曰劭在文爲召刀後惡焉改刀爲力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爲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竝從二十七年上將北侵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上登石頭城

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與江徐不平上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勵天下有女巫嚴道育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道育云所奉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臥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爲雙珠圓青可愛於是主及劭竝信惑之始與王濬素佞事劭竝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刻玉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竝與巫蠱事劭以天興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爲妾不啟上慮事泄

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興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讓劭曰。汝間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何處。劭答。南第昔屬天興。求將吏驅使。視形容粗健。便兼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書告濬。并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殺之者。計臨賀。故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興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可急宜撻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啟聞。彼人若爲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謂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王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興。旣而慶國謂往來唯有一人。天興旣死。慮將見及。乃以白上。上驚惋。卽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上詰責劭濬。劭濬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人張旴家。上謂江夏王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傳空言。不意親觀。劭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氏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光罕曜。時道士范材修練形術。是歲自言死期如期而死。旣殯。江夏王疑其仙也。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刎。血流於背。上聞而惡焉。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禍發。輒加劭兵。東宮實甲萬人。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

告上云京口人張許家有一尼服食出人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惆悵惋駭須檢覆廢劭賜濬死初濬母卒命潘淑妃養以爲子淑妃愛濬濬心不附妃被寵上以謀告之妃以告之濬濬報劭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竝入告以大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余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竝無侍衛上以几自鄣起之行弒上五指俱落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閣文帝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答斬之遣人於崇禮閣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興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使者阿旨答曰心邪劭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帝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劭卽僞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爲書曰徐湛之弒逆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今罪人斯得元凶尅殄可大赦改元爲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卽位便改年劭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王僧綽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測宜列萬人兵於

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上不從。及劭弒逆。聞而歎曰。幾誤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十年。退而語人曰。十旬耳。劭聞而怒。毆殺之。卽位訖。便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爲尚書僕射。何尚之爲司空。大行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達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政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楊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荊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豫廢立見誅。長沙王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覲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帝。不敢盡美稱。謚曰中宗。景皇帝及聞南譙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任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任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爲皇后。孝武檄至。劭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厝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耳。中外戒嚴。防孝武世子於侍中省。南譙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孝武書。言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卽道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殿內。任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孝武世子小名也。劭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餘累。政足堅彼意耳。劭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以爲宜以近待之。遠出則京師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爲患。不如養銳待期。劭善

宋書作
伎為是

其議蕭斌厲色曰中郎二十年業不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之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
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軍劭以其
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
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
行軍慰勞將士使有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及義軍至新亭劭
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尅而魯秀打
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
同歸順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
單馬南奔劭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乞恩拜
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蘇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
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
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且誕不在原例五月三日魯秀等
攻大航鉤得一船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軍已度驚放仗歸降是
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士竝
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兌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
知所為宣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
劭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閭闔門外竝走還入殿程天祚與薛安
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賊質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
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竝號哭俱出劭穿西
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
西明門出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
在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恨晚
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得一職自

效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自歸命於馬上斬首濟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莫不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濟少好文籍資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濟人才既美母又至愛文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竝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恚恨致崩故劭深病潘氏及濟濟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後出鎮京口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濟太子次第不應遠出上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濟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濟入朝遣還京口爲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

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明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濟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日濟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卽加詰問濟唯謝罪潘淑妃抱濟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與刻已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吾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濟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判必不上累劭入弒之日濟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濟陽驚曰今當奈何濟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不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濟不聽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濟濟問狀訖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濟濟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濟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及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謂濟曰潘淑妃遂爲

亂兵所害。濟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如此。劭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及劭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劭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乞遠徙？不質曰：王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馬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鞞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婦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此一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於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此。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爲后也。濟妻褚氏，丹陽尹湛之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卽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竝於獄賜死。投劭濟尸首於江，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至合殿，故基止於御牀之所，爲亂兵所殺。剖腹剝心，齧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竝都街鞭殺於石頭。同作望山，焚其尸，揚灰於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汗瀦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爲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竝賜死。沖爲劭草立符文，又妃叔父弘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六年年九歲，封南平王。少好學，有文才，未弱冠擬古三十餘首。時人以爲亞迹。陸機二

十二年為南豫州刺史。加都督。時文帝方事外略，罷南豫州。併壽陽以鑠為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二十六年，魏太武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魏作高樓施弩射城內。城內負戶以汲。又毀佛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魏人以蝦蟇車填壘，內薄攻城。死者與城等，遂登戶以陵城。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魏人燒攻具而退。元凶弒立，以鑠為侍中，錄尚書事，劾迎蔣侯神於宮內，疏孝武年諱，厭呪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濟俱歸。孝武濟即伏法。上迎鑠入宮，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闕，讓侍中。鑠既歸，義最晚，常懷憂懼。每於眠中蹶起坐，與人語亦多謬僻。語家人云：我自覺無復魂守，鑠為人，負才狡競，毋與兄弟計度。藝能與帝又不能和，食中遇毒，尋薨。贈司徒，加以楚穆之謚。三子敬猷、敬深、敬先，敬深封南安縣侯，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命左右於前逼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從。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深、敬先等。鞭江氏百，其夕廢帝亦殞。明帝即位，追贈敬猷、敬深、敬先封孝武帝弟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昇明三年被誅。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二十六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以廣陵凋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

明一作平

舉侵魏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
雍州湘州入臺租稅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侵命諸藩並出師
皆奔敗唯誕遣中兵參軍柳元景尅弘農關陝元凶立以楊州漸
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爲刺史孝武入討遣
寧朔將軍顧彬之受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舉兵與彬之并遇
劭將華欽庾遵於曲阿之奔牛塘大敗之事平以誕爲荊州刺史
加都督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
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劔二十人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
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誕性恭和
得士庶之心頗有勇略明年義宣反有荆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
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
不可曰奈何持此座與人帝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
平定誕之力也誕初討元凶豫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
勲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
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
孝建二年以司空太子太傅出爲都督南徐州刺史上以京口去
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都督誕知見
猜亦潛爲之備至廣陵因魏侵邊修城隍聚糧練甲嫌隙旣著道
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人陳文詔訴父饒爲誕府史恒使入山圖
畫道路不聽婦家誕大怒使人殺饒吳郡人劉成又訴稱息道就
伏事誕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向伴侶言之誕
知密捕殺道就豫章人陳談之又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
與左右莊慶傅元禮等潛圖姦逆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
憐家呪詛詠之與建康右尉黃達往來誕疑其宣漏誣以罪被殺

天狗

其年四月。上使有司奏誕罪惡。宜絕屬籍。削爵土。收付法獄。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為侯。遣令之國。上將謀誕。以義興太守桓闓為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寶隨闓襲誕。使闓以之鎮為名。闓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告誕。誕驚起。召錄事參軍王璵之。曰。我何罪於天。以至此。斬蔣成。勒兵自衛。遣腹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闓即遇害。明寶逃自海陵界還。上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討誕。誕奉表投之。城外自申於國。無負。并言帝宮闈之醜。孝武忿誕深切。凡誕左右腹心。同籍。皆親。並誅之。死者千數。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驚嚴。誕見眾軍大集。欲棄城北走。行十餘里。眾竝不欲去。請誕乃還城。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長十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下有伏尸流血。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

開南門者。其王王誕乃開焉。彭城邵領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為間搆。見許領宗既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伏。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募賞先登。若剋外城。舉一烽。剋內城。舉二烽。禽誕。舉三烽。七月二日。慶之進軍。剋其外城。乘勝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走趣後園。墜水。引出殺之。傳首建鄴。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帝命城中無大小。悉斬慶之執諫。自五尺以下。全之。於是同黨悉伏誅。城內女口為軍賞。男丁殺為京觀。死者尚數千人。每風晨雨夜。有號哭之聲。誕母殷妻徐竝自殺。追贈殷長寧國淑妃。初誕為南徐州刺史。在京口。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鎮廣陵。將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嘗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

人民何罪
又慘也

鹿牀

不駭愕。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稍耗。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人築廣陵城。誕循行。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使執之。問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與道佛先議。欲燒除此間人。道佛苦諫。強得至今。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有言禍不過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殺。城陷之日。雲霧晦冥。白虹臨北門。旦入城內。八年前廢帝即位。義陽王昶為徐州刺史。道經廣陵。至墓。盡哀。表請改葬。誕詔葬。誕及妻子。竝以庶人禮。明帝泰始四年。又改葬。祭以少牢。王璵之琅邪人有才學。其五子。悉在建鄴。璵之嘗乘城。慶之縛其五子。示而招之。許以官貴。與之曰：吾受主王厚恩。不可以二心。三十之年。未獲死所耳。安可以私親誘之。五子號叫於外。呼其父。及城平。慶之悉撲殺之。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宏少而閑素。篤好文籍。文帝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歷位中護軍。中書令。元凶弒立。孝武入討。劾錄宏殿內。自拔作莫由。孝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迎太后。還加中軍將軍。中書監。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達政事。上甚信仗之。轉尚書令。宏少多病。求解尚書令。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薨。追贈司徒。上痛悼。甚至每朔望。出臨靈。自為墓誌銘。并誄。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嗣景素。少有父風。位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桂陽王休範為逆。景

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以收名譽由是朝野屬意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竝明帝舊隸貪幼主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王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閣將軍王季符恨景素因奔告之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高帝及衛將軍袁粲以下竝保持之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竝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防之計多以金帛結材力之士時大臣誅夷孝武諸子孫或殺或廢無復在朝者且景素在蕃甚得人心而謗聲日積深懷憂懼嘗與故吏劉進獨處曲臺有鵲集於承塵上飛鳴相追景素泣

志可悲

然曰若斯鳥者游則參于風烟之上止則隱于林木之下曾則啄渴則飲形體無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時廢帝單馬獨出游走郊野輔國將軍曹欣之等謀候廢帝出行因聚衆作難事尅奉景素景素每禁之未欲怒怒舉動運長密遣僮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卽斬之送首還臺四年七月羽林監桓祗祖奔景素言臺城已潰景素信之卽舉兵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卽篡廢景素本乏威略不知所爲竟爲臺軍破斬之卽葬京口景素性甚仁孝事獻太妃朝夕不違侍養太妃有不安景素傍行蓬髮與人言响响常恐傷其情又甚儉素爲荊州時州有高齋刻楹栢構景素竟不處朝廷欲賜以甲第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食常不過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景素顧王簿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及敗後昌寓與故記

桓當作
桓宋書
作垣

室王摛等上書訟其寃。齊受禪，景素故秀才劉璉又上書述其德。美陳寃，竝不見省。至齊武帝卽位，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可聽以禮葬舊塋。

盧陵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一，封東海王。大明七年，進位司空，明帝踐祚，進太尉，封盧陵王。初，廢帝目禕似驢，上以廢帝之言類，故改封焉。文帝諸子，禕尤凡劣。諸兄弟竝出鄙之。南平王鑠薨，子敬深婚禕視之，曰：孝武借伎，孝武答曰：婚禮既不舉樂，且敬深孤苦，伎非宜也。至是，明帝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故謂之西方公。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幼文具奏其事。上暴其罪惡，黜爲南豫州刺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衛。明年，又令有司奏禕怨慰，逼令自殺，葬宣城。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大明中，位中書令，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廢帝卽位，爲徐州刺史。加都督，昶輕詆褊急，不能事孝武。大明中，常被嫌責。人間常言昶當有異志。廢帝旣誅群公，彌縱狂惑，常語左右曰：我卽大位來，遂未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求入朝，遣典籤遽法生銜使帝，謂法生：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政欲討之。今知來還，甚善。又問法生：義陽謀反，何不啟？法生懼，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法生至，昶卽起兵，統內諸郡，竝不受命。昶知事不捷，乃夜開門奔魏。棄母妻，唯攜妾一人，作丈夫服，騎馬自隨。在道慷慨，爲斷句，曰：白雲滿鄣來，黃塵半天起，關山四面絕，故鄉幾千里。因把姬手，南望慟哭。左右莫不哀哽，每節悲慟，遙拜其母。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

子明帝即位。召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竝卒。帝以金千兩贖。昶于魏不獲。乃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封為晉熙王。明帝既以燮繼昶。乃詔曰。晉熙國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為難。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射氏為謝氏。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為郢州刺史。明年復昶所生射氏為晉熙國太妃。齊受禪。燮降封安陰縣公。謀反賜死。

武昌王渾字休深。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後徙武昌。渾少而凶戾。嘗忿左右。拔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為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徃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枕。以為笑樂。孝建元年。為雍州刺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至鎮。與左右人作文檄。自稱楚王。號年為元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

孝武。上使有司奏免為庶人。下太常。絕屬籍。使付始安郡。逼令自殺。即葬襄陽。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明帝即位。追封武昌縣侯。

建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為建安王。前廢帝景和元年。累遷護軍將軍。時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竝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明帝。山陽王休祐。形體竝肥壯。帝乃以籠盛稱之。以明帝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竝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合。掘地為阬。寘實之。以泥水。裸明帝。內阬中。以槽食置前。令以口就槽中食之。用為歡笑。欲害明帝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

諛。訓。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蒙。妾。孕。臨。月。帝。迎。入。後。宮。與。其。生。男。欲。立。爲。太。子。明。帝。嘗。忤。旨。帝。怒。乃。裸。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擔。付。太。官。卽。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肝。肺。帝。意。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游。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被。弑。於。華。林。園。休。仁。卽。日。便。執。臣。禮。於。明。帝。時。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兄。弟。被。害。猶。未。殯。斂。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明。帝。以。休。仁。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給。三。望。車。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爲。三。十。人。出。據。獸。檻。進。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明。帝。初。與。蘇。侯。神。結。爲。兄。弟。以。祈。福。助。及。事。乎。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兄。神。力。休。仁。年。與。明。帝。相。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及。廢。帝。世。同。經。艱。危。明。帝。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休。仁。親。當。矢。石。大。勲。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四。方。輻。湊。上。甚。不。悅。休。仁。悟。其。旨。表。解。揚。州。見。許。進。位。大。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升。殿。受。漆。輪。固。辭。劍。履。明。帝。末。年。多。忌。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爲。身。後。計。運。長。等。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執。權。彌。贊。成。上。使。害。諸。王。及。上。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懼。上。與。運。長。等。定。謀。召。休。仁。入。宿。尚。書。下。省。其。夜。遣。人。齋。藥。賜。休。仁。死。休。仁。對。使。者。罵。曰。上。有。天。下。誰。之。功。也。孝。武。以。誅。子。孫。而。至。于。滅。今。復。遵。

覆車枉殺兄弟。奈何忠臣抱此冤濫。我大宋之業。其能久乎。上疾久。慮人情同異。自力乘輿出端門。休仁死後。乃入詔稱其自殺者。其二子。并全封爵。有司奏請降休仁爲庶人。絕屬藉。兒息悉徙遠郡。詔休仁特降爲始安縣王。并停子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及帝疾甚。見休仁爲祟。叫曰。司徒小寬我。尋崩。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悅之。遂與姦事。泄遣還家。賜死。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山陽王。明帝卽位。以山陽荒弊。改封晉平王。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大明之世。不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人。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碎折者。悉不受。人間糴此米一斗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徵爲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蒞人。留之都下。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狼戾。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范景達善彈碁。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留休祐射之。令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竝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旣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散。不復相得。上遣壽寂之等諸壯士追之。日已欲闔。與休祐相及。蹴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自後引陰。因頓地。卽共拉殺之。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聞驚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卽遣御醫上藥。相係至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矣。輿以還第。贈司空。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

曰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踢文秀墮地驃騎失控馬重驚觸松樹墜地落礪中時頗悶故馳報弟其年五月追免休祐為庶人十三子竝徙晉平明帝尋病見休祐為崇使使至晉平撫其諸子帝尋崩廢帝元徽元年聽諸子還都順帝昇明三年稱謀反竝賜死

因宋書伯超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大明年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將寧蠻校尉時司馬庾深之行府州事休茂性急欲自尊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因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訶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欲以啟聞休茂曰今為何計伯超曰唯殺行事及王帥舉兵自衛縱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夜使伯超等殺司馬庾深之集兵建牙馳檄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閉門拒之城陷斬暢之其日參軍尹玄度起兵攻休茂禽之斬首毋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為留不許即葬襄陽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三年薨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被廢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泰始三年還本遂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并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休倩為文帝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明帝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大明

元年改封桂陽。泰始六年，累遷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加都督。遺詔進位司空、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齒。遇明帝，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明帝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狼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不爲物情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憂懼。及明帝晏駕，主幼時艱，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引勇士，繕修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於是至者如歸，朝廷知之，密相防禦。母荀太妃薨，卽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時夏口闕鎮，朝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實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撥留。自太子湊去，不過尋陽，休範怒，欲舉兵，乃上表修城堞。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反。發自尋陽，晝夜取道，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齊高帝出次新亭壘，時事起倉卒，朝廷兵力甚弱，及開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攻新亭壘，屯騎校尉黃回乃僞往降，并宣齊高帝意。休範大悅，置之左右。休範壯士李恒、鍾爽進諫，不宜親之。休範曰：「不欺人以信。」時休範日飲醇酒，以二子德、宣、德嗣付與齊高帝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苟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竝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墨、蠡、丁文、豪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知。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劭、劭自石頭來赴戰，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也。」齊高帝遣隊主陳靈寶齎首還臺，遇賊埋首道側，挺身得達。

亦一壯士也

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為據。眾愈疑。惑。墨蠡徑至杜母宅。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撫軍長史褚澄。以東府納賊。賊擁安成王。據東府。稱休範教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勢方逼。眾莫能振。尋而丁文豪之眾。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勇氣殊壯。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休範首至。又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母宅。破墨蠡等。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等。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明帝即位。出為會稽太守。加都督。二年。遷都督雍州刺史。寧蠻校尉。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側事休若。多受財賂。時內外戒嚴。竝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繼醢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沈嘗自稱孤子。眾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降號。鎮西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啟明帝殺之。慮不許。啟未報於獄。行刑。信反。令鎖送。而寶期已死。上怒。赦之。曰。孝建之世。汝何敢爾。使其母羅加杖三百。四年。改行湘州刺史。六年。為荊州刺史。加都督。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貫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眾賓滿坐。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會被徵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征北大將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勸割據荆楚。休若執錄。馳使白明帝。敬先坐誅。休若至京口。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偽授為江州刺史。至即於第賜死。贈侍中。司空。子冲始襲封。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

史昭容
一作昭華
宋書同

况

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容。生臨海王千頃。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泥。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竝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張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竝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為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大明二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為揚州。以子尚為刺史。加都督。六年。改封豫章王。領會稽太守。七年。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鰥田。孝武使子尚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中從事。文學祭酒一人。比州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即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初。孝建中。孝武以子尚太子母弟。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寵衰。及長。凶慝。有廢帝之風。明帝既殞。廢帝乃稱太皇太后令。曰。子尚頑凶。楚王淫亂。竝於第賜盡。楚王廢帝姊。山陰公主也。廢

悲慘

蘇亦書
作和疑
是蘇字
即和也

後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竝死。明帝即位，改封始平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嗣。

永嘉王子仁，字孝飶，孝武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封永嘉王。明帝即位，以為湘州刺史。帝尋從司徒建安王休仁計，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真，孝武帝第十一子也。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武帝第十三子也。竝被明帝賜死。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第十四子也。生二歲而薨，追加封謚。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第十六子也。初封淮南王，明帝改封安

成王，未拜賜死。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封，未拜而亡。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封，未拜，為廢帝所害。明帝即位，追謚。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第二十三子也。早薨，追加封謚。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第二十七子也。明帝賜死。

武陵王贊，字仲敷，小字智隨，明帝第九子也。明帝既誅孝武諸子，詔以智隨奉孝武為子，封武陵郡王。順帝昇明二年，薨，國除。

明帝十二男：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

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

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

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

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躋贊，竝出繼法良，未封第

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出為南中郎將，江州

刺史封邵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誅後，王室微弱，友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刺史。薨，無子，國除。

明劉本武陵王贊傳在隨陽王傳前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初封南陽王，昇明二年，改封隨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荔浦縣公。尋竝

云謀反，賜死。

論曰：甚矣哉！元嘉之遇禍也，殺逆之釁，事起肌膚，因心之童，遂亡

天性。雖鳴鏑之酷，未極於斯，其不至覆亡，亦為幸也。明皇統運，疑

隙勾構，尋斧所加。先自王戚，晉刺以備暴摧，軀巴哀由和良醜體。

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詳求其旨，將遠有以乎。

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蓋古人之畏亂也。孝武諸子，提挈以成

豐亂，遂至宇內沸騰。王室如燬，而帝之諸胤莫不殲焉。強不如弱，

義在於此。明帝負螟之慶，事非已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乎。

十一月廿七日朝已雲天薄冷

檀道濟 兄昭 昭孫圭 昭弟斌

檀道濟，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王

刺史。其妻與宋武帝凡每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

至一山，山峯特秀，意甚悅。及武帝起京城，從何無忌求府王薄，無

忌進，舉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薄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

陌頭，歸具言。會直，說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

曰：我始疑大將負一軍也。世惡誰能其選，薄之曰：無見踰者。帝笑。

刺史封郡陵王後廢帝元徽二年春陽王休軌謀後王留微弱在
府州之奈及更不諱石無君之心順帝昇明二年徙南豫州劉
史薨無子國除

陽齊受禪封舞陰縣公

初與二蕭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也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
始建王禕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齊受禪降封滄浦縣公尋立

不謀反賜死
義奔於北門帝食饗之與事非只出林其不效豈指取其本乎
豐嶺遂至宇內與魏王室咬嚙而帝之齒磨莫不齧焉不咬
詰云不自非六不自非益古人之畏

南史卷十五

列傳第五

劉穆之

曾孫祥 從子秀之

徐羨之

從孫湛之 湛之孫孝嗣 孝嗣孫君蒨

傅亮

族兄隆

檀道濟

兄紹 紹孫圭 紹弟祗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人。東莞莒人也。世居京口。初為琅邪府主簿。嘗夢與宋武帝汎海。遇大風。驚俯視船下。見一白龍挾船。既而至一山。山峯聳秀。意甚悅。及武帝尅京城。從何無忌求府主簿。無忌進穆之。帝曰。吾亦識之。即馳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聲。晨出陌頭。屬與信會。直視不言者久之。反室壞布裳為袴。往見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

阿本下二

綱目書
作綱

何明本
作豈

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即於坐受署。從平建鄴。諸大處分。皆倉卒
 立定。竝穆之所建。遂動見諮詢。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
 網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家。負勢陵縱。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
 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
 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
 功。封西華縣五等子。及揚州刺史王謐薨。帝次應入輔。劉毅等不
 欲。帝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或欲令帝於丹徒領州。以內事
 付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帝。沈先與穆之言。穆之
 偽如廁。即密疏白帝。言沈語不可從。帝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
 問焉。穆之曰。公今日何得居謙。遂為守蕃將邪。劉孟諸公俱起布
 衣。共立大義。事乃一時相推。非宿定臣主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
 阻。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授王謐。事出權道。今若復他授。便
 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便
 可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帝從其言。
 由是入輔。從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劉毅等。疾之。每從容
 言其權重。帝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謔。皆
 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示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
 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
 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家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
 所以告關羽欲叛也。帝舉止施為。穆之皆下節度。帝書素拙。穆之
 曰。此雖小事。然宣布四遠。願公小復留意。帝既不能留意。又稟分
 有在。穆之乃曰。公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
 其勢亦美。帝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穆之。凡所薦達。不納不
 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竝

美明本
作傳

太尉明
本作護
軍

謂所親
曰上未
人二字
脫

便尺牘嘗於武帝坐與齡石竝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
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遷中軍太尉司馬加丹陽尹帝西
討劉毅以諸葛長人監留府疑其難獨任留穆之輔之加建威將
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人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屏人謂穆之
曰悠悠之言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以
老母弱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豈容若此長人意乃小安穆之亦
厚為之備謂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機危今日思為丹
徒布衣不可得也帝還長人伏誅進前將軍帝西伐司馬休之中
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左僕射領選
將軍尹如故帝北伐留世子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
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二府司將軍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
入殿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實

趙宋作
書作

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
聽受口竝酬應不相參涉皆悉瞻舉又言談賞笑彌日旦時未嘗
倦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丈
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容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
食以此為常嘗白帝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每
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此外無一豪負公義熙十三年卒
帝在長安本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以根
本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羨之代管留臺而朝廷大事常決於
穆之者竝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羨之建威
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開府儀同三司帝又表天子曰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執策在勤
必記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

明本存

衣協佐義始。內竭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敷讚百揆。翼新大猷。頃戎車遠役。居中作捍。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器也。方宣讚盛化。緝隆聖世。忠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亦薦。時屯世故。靡有寧歲。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唯讜言嘉謀。溢於人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事隔於皇朝。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紀。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而茅土弗及。撫事永念。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所及。永旌於善人。臣契濶屯夷。旋觀終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及帝受禪。每歎憶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理天下。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光祿大夫范泰對曰。聖主在上。英彥滿朝。穆之雖功著艱難。未容便關興毀。帝笑曰。卿不聞驥騄乎。貴日致千里耳。帝後復曰。穆之死。人輕易我。其見思如此。以佐命元勳。追封南康郡公。謚曰文宣。穆之少時家貧。誕節嗜酒食。不修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檳榔。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須此。妻復截髮。市肴饌為其兄弟。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梳沐。及穆之為丹陽尹。將召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謝。穆之曰。本不匿怨。無所致憂。及至醉。穆之乃令厨人以金柈貯檳榔一斛。以進之。元嘉二十五年。車駕幸江寧。經穆之墓。詔致祭。墓

所長子慮之嗣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竝於國王稱臣去任便止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竝坐邕嗜酒謂歆之曰卿昔見臣今能見勸一盃酒不歆之因數孫皓歌答曰昔為汝作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性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鱖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休之大驚痂未落者悉褫取飽邕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與鞭瘡痂常以給膳邕卒子彤嗣坐刀斫妻奪爵以弟彪紹齊建元初降封南康縣侯虎賁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為羽林監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剃頭為尼以五百錢為買棺以泥洹與送葬為有司奏事寢不出

食痂

與明

穆之中子式之字延叔為宣城淮南二郡太守犯贓貨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之式之召從事謂曰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粗有微分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從事還白弘由此得停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卒謚曰恭子瑀字茂琳始興王濬為南徐州以瑀為別駕瑀性陵物護前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有才能濬待之厚瑀乃折節事邁以瑀與之欵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故瑀曰公以家人待卿言無不盡卿外宣泄我是公吏何得不啟白之濬大怒啟文帝徙邁廣州瑀性使氣尚人後為御史中丞甚得志彈蕭惠開云非才非望非勲非德彈王僧達云陰藉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轉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吏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車在前

蕭

目一作
見宋書
仍見

瑀策駟居後相去數十步。瑀蹋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偃曰：牛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驥羅於羈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著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自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然甚不得意。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及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荊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坐奪人妻為妾，免官。後為吳興太守，侍中何偃當案之。云：參伍時望，瑀大怒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族叔秀之為丹陽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劉安眾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偃亦發背。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謚曰剛。

宋書作剛子

祥字顯徵，式之孫也。父敬，太宰從事中郎。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

明本作障

痛馬微

輕言肆行，不避高下。齊建元中，為正員郎、司徒褚彥回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彥回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撰宋書，譏斥禪代。尚書令王儉密以啟聞，上銜而不問。為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為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又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為尚書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為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其譏議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有以祥連珠啟上，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其過惡，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乃徙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卒。秀之，字道寶，穆之從父兄子也。祖爽，山陰令。父仲道，餘姚令。秀之

少孤貧十歲時與諸兒戲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竝異之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感不歡宴者十年宋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元嘉中再爲建康令政績有聲孝武鎮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孝武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後除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漢川饑饉秀之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利之二十七年大舉北侵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沂隴元凶弑逆秀之卽日起兵求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益州刺史折留奉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梁益豐富前後刺史莫不大營聚畜多者致萬金所攜貨僚竝都下貧

以絹爲貨

疑是陽

子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政整肅遠近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徵兵於秀之秀之斬其使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徙丹揚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揚與子弟聽事上宴聽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汝等試以栗遙擲柱入穿者後必得此郡唯秀之獨入焉其言遂驗時賒買百姓物不還錢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用遷尚書右僕射時定制令隸人殺長吏科議者謂會赦宜以徙論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人殺官長之旨若遇赦但止徙論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寤其天命家口補兵從之後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將徵爲左僕射會卒贈司空謚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采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傳封至孫齊受禪國除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郟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父祚之上虞令羨之為桓循作撫軍中兵參軍與宋武帝同府深相親結武帝北伐稍遷太尉左司馬掌留任副貳劉穆之帝議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公寢食不安何可輕豫其議穆之卒帝欲用王弘代之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徐羨之乃以羨之為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加尚書僕射義熙十四年軍人朱興妻周生子道扶年三歲先得癩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理之為道扶姑雙女所告周棄市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豺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為法律之外尚弘通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及武帝卽位封南昌縣公位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嘗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辨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學問為長武帝不豫加班劔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羨之亮率眾宮內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真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真然後廢帝時謝晦為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修理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檀道濟以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眾召入朝告之謀既廢帝侍中程道惠勸立皇子義恭羨之不許及文帝卽位改封南平郡公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如先二公權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傅亮歸政三奏乃見許羨之仍遜位退還

私第。兄子佩之。及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竝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帝以羨之亮晦旬月間。再肆醜毒。下詔暴其罪。誅之。爾日。詔召羨之。至西門外。時謝晦弟瞻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中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縊而死。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領軍到彦之。右衛將軍王華追討。及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曰。我是汝祖。羨之拜。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宜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又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辰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殿。東鳴尾。鳴喚。竟以凶終。羨之兄欽之位祕書監。欽之子佩之。輕薄好利。武帝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景平初。以羨之知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黨。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作詔誅之。亮曰。已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殘戮。佩之等乃止。羨之旣誅。文帝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冬。佩之謀反。事發。被誅。佩之弟達之。尚武帝長女。會稽宣公主。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武帝諸子竝幼。以達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待尅。當卽授荊州。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子湛之。

湛之。字孝源。幼孤。爲武帝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帝側。永初三年。詔以公主一門嫡長。且湛之致節之胤。封枝江縣侯。數

位特二
字未書
作特持

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
眾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文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以孝
聞元嘉中以為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後拜祕書監
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為文帝所禮家事大小必諮而後行西征謝
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每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
武帝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衣襖等皆是敬皇后
手自作武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
此衣示之湛之為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所愛與劉湛之等頗相附
及得罪事連湛之文帝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
公主即日入宮及見文帝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
盛武帝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賤貧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
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

全再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強產
業甚厚室宇園池貴游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皆三
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人行游塗巷盈滿泥雨日悉
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
孟靈休昶之子也竝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
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美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
靈休善彈碁官至祕書監湛之後遷丹陽尹加散騎常侍以公主
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二十二年范曄等謀反湛之始與之同後
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歎辭所連有司以湛之關豫逆黨事
起積歲末乃歸聞多有蔽匿請免官削爵付廷尉上不許湛之詣
闕上疏請罪以為初通其謀為誘引之辭曄等竝見怨咎規相禍
陷又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殷勤異意頗形言旨遺臣

未乃一
作未及

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為怨憤所至。不足為虞。便以關啟。懼成虛妄。非為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倖。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命。倫彰於四海。蕃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顧惟心無邪悖。故不稍以自嫌。悽悽丹實。具如此啟。臣雖驚下。情匪不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劔為易。而覲然視息。恐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恥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所。乞蒙隨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太子詹事。出為南兗州刺史。善政俱肅。威惠並行。廣陵舊有高樓。湛之更修整之。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時有沙門釋

詐

惠休。善屬文。湛之與之甚厚。孝武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湛之入為丹陽尹。領太子詹事。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至瓜步。湛之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魯爽兄弟率部曲來奔。爽等執子也。湛之以為廟算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屏田里。不許。轉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尚書令何尚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湛之以令事無不總。又以事歸尚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奏。竝免官。詔乃使湛之與尚之。竝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以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文帝任沈演之。庾仲文。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自曄誅。仲文免。演之瑀之。竝卒。至是。江湛為吏部尚書。與湛之。竝居權要。世謂之江徐。上每疾。湛之輒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劾。賜濬死。而孝武無寵。故累出外藩。不得停都下。南平王鐔。建平王宏。竝被愛。而鐔

妃即湛之妹。湛之勸上立之。徵鑠自壽陽入朝。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議又不決。與湛之議。或連日累夕。每夜使湛之自執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劾入殺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屏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孝武即位。追贈司空。謚曰忠烈。公子聿之。為元凶所殺。聿之子孝嗣。孝嗣字始昌。父被害。孝嗣在孕。母年少。欲更行。不願有子。自牀投地者無算。又以搗衣杵舂其腰。并服墮胎藥。胎更堅。及生。故小字遺奴。幼而挺立。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拜駙馬都尉。泰始中。以登殿不著鞋。為書侍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謂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汝宜善自結。昇明中。為齊高帝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轉太尉諮議參軍。齊建元初。累遷長史。兼侍中。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子褚彥回相埒。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御史中丞。武帝問儉曰。誰可繼卿。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此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尚書。其年。敕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武帝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欵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願陛下少更留神。上乃止。竟陵王子良甚善之。歷吏部尚書。右軍將軍。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武帝崩。遺詔以為尚書右僕射。隆昌元年。為丹陽尹。明帝謀廢鬱林。遣左右莫智明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替。即還家。草太后令。明帝入

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明帝須太后令孝嗣於袖出而奏之
帝大悅時議悉誅高武子孫孝嗣堅保持之故得無恙以廢立功
封枝江縣侯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明帝卽位進爵爲公給
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
王晏並臨軒拜授時王晏爲令人情物望不及孝嗣晏誅轉尚書
令孝嗣愛好文學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明帝之世初
在率府書臥齋北壁下夢見兩童子遽云移公牀孝嗣驚起聞壁
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讓不
受時連年魏軍動國用虛乏孝嗣表立屯田帝已寢疾兵事未已
竟不行及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尚
書下省出任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孝嗣不敢諫及江祏誅
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懷惶惑見孝嗣入宮乃
安然羣小用事不能制也時孝嗣以帝終亂天常與沈文季俱在
南掖門欲要文季以門爲應四五目之文季輒亂以他語孝嗣乃
止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
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
嗣遲疑謂必無用于戈理須少主出游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
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除之其冬孝嗣入華
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謂沈昭略曰始安事吾欲以
門應之賢叔若同無今日之恨少能飲酒飲藥至斗餘方卒乃下
詔言誅之于時凡被殺者皆取其蠟冕剝其衣服衆情素敬孝嗣
得無所侵長子演尚齊武帝女武康公主位太子中庶子第三子
況尚明帝女山陰公主並拜駙馬都尉俱見殺孝嗣之誅衆人懼
無敢至者唯會稽魏溫仁奔赴以私財營喪事當時稱之初孝嗣

復故封使故吏吳興丘叡箠之當傳幾世叡曰恐不終尊身孝嗣容色甚惡徐曰緣有此慮故令卿決之中興元年和帝贈孝嗣太尉二年改葬宣德太后詔增班劔四十人加羽葆鼓吹謚曰文忠改封餘干縣公子緄仕梁位侍中太常信武將軍謚頃子

緄子君雋字懷簡幼聰朗好學尤長丁部書問無不對善弦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靡不畢踐朋從游好莫得見之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侈稱於是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然其物玩次於弘也君雋辯於辭令湘東王嘗出軍有人將婦從者王曰才愧李陵未能先誅女子將非孫武便欲驅戰婦人君雋應聲曰頃籍壯士猶有虞兮之愛紀信成功亦資姬人之力君雋文冠

一府特有輕艷之才新聲巧變人多諷習竟卒於官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之玄孫也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常造瑗見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衣使持去初無恻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終在大者迪字長猷宋初終五兵尚書贈太常傅亮涉經史尤善文辭義熙中累遷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宋武帝以其久直之勤勞欲以為東陽郡先以語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即馳見武帝陳不樂出帝笑曰謂卿須祿耳能如此甚協所望也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宋國初建除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加中書令從還壽陽武帝有受禪意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從容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皇室今年時衰暮欲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亮悟旨日晚宮門已

閉叩扉請見。曰：臣暫宜還都。帝知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於是奉辭及出，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亮至都，即徵帝入輔。永初元年，加太子詹事，封建城縣公，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獸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武帝登庸之始，文筆皆是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自此之後，至於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位至祕書監。二年，加亮尚書僕射。及帝不豫，與徐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即位，進中書監，尚書令，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奉迎文帝，立行臺於江陵城南，題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甚盛。文帝將下，引見亮，哭泣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濡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及至都，徐羨之問：帝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及文帝即位，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司空府文武即爲左光祿府。進爵始興郡公，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帝將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報之者，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廸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初至廣莫門，上亦使以詔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耐稷之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於是伏誅。妻子流建安。亮之方貴，兄廸每深誠焉，而不能從。及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慎。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直宿禁中，睹夜蛾赴燭，作感物賦以寄意。初奉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自知傾覆，求退無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贊，稱其見微之美云。

隆字伯祚亮族兄也。曾祖晞司徒屬。父祖竝早卒。隆少孤貧。有學行。義熙初年。四十為孟昶建威參軍。累遷尚書左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總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元嘉初為御史中丞。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左長史。會稽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遇赦。王有父母及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與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鉅痛深。固無讎祖之義。向使石厚之子。曰磻之孫。砥鋒挺鏗。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碯柁侯。何得流名百代。舊令言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莽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之體。因親以教愛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

對人代直人也

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出為義興太守。有能名。拜左戶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文帝以新撰禮論付隆。使更下意。隆表上五十二事。後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於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年八十三卒。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少孤。居喪備禮。事兄姊。以和謹稱。宋武帝建義。道濟與兄韶。祗等從平京城。俱參武帝建武將軍。事累遷太尉參軍。封作唐縣男。義熙十二年。武帝北伐。道濟為前鋒。所至望風降服。徑進洛陽。議者謂所獲俘囚。應悉戮。以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中原感悅。歸者甚眾。長安平以為琅邪內史。武帝受命。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位丹陽尹。護軍將軍。武帝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為鎮北將軍。南兗

州刺史徐羨之等謀廢立諷道濟入朝告以將廢廬陵王義真道濟屢陳不可竟不納將廢帝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晦懷息不得眠道濟寢便睡熟晦以此服之文帝卽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陵郡公固辭進封道濟素與王弘善時被遇方深道濟彌相結附每構羨之等弘亦雅仗之上將誅徐羨之等召道濟欲使西討王華曰不可上曰道濟從人者也曩非創謀撫而使之必將無慮道濟至之明日上誅羨之亮旣而使道濟與中領軍到彥之前驅西伐上問策於道濟對曰臣昔與謝晦同從北征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難與敵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外討必未陣而禽時晦本謂道濟與羨之同誅忽聞來上遂不戰自潰事平遷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元嘉八年到彥之侵魏已平河南復失之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略地轉戰至濟上魏軍盛遂克滑臺道濟時與魏軍三十餘戰多捷軍至歷陽城以資運竭乃還時人降魏者具說糧食已罄於是士卒憂懼莫有固志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散其上及旦魏軍謂資糧有餘故不復追以降者妄斬以徇時道濟兵寡弱軍中大懼道濟乃命軍士悉甲身自服乘輿徐出外圍魏軍懼有伏不敢逼乃歸道濟雖不尅定河南全軍而反雄名大振魏甚憚之圖之以讓地還進位司空鎮壽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竝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時人或目之曰安知非司馬仲達也文帝寢疾累年屢經危殆領軍劉湛貪執朝政慮道濟爲異說又彭城王義康亦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復可制十二年上疾篤會魏軍南伐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曰夫高世之勲道家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及至上巳間十三年

春將遣還鎮。下渚未發。有似鷓鴣。集船悲鳴。會上疾動。義康矯詔召入。祖道收付廷尉。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混。征北主簿承伯。祕書郎中尊等八人。並誅。時人歌曰。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道濟死日。建鄴地震。白毛生。又誅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竝道濟心腹也。道濟見收。憤怒氣盛。目光如炬。俄爾間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皆曰。道濟已死。吳子輩不足復憚。自是頻歲南伐。有飲馬長江之志。文帝問殷景仁曰。誰可繼道濟。答曰。道濟以累有戰功。故致威名。餘但未任耳。帝曰。不然。昔李廣在朝。匈奴不敢南望。後繼者復有幾人。二十七年。魏軍至瓜步。文帝登石頭城望。甚有憂色。歎曰。若道濟在。豈至此。

脫討字

韶字令孫。以桓玄功。封邑丘縣侯。從征廣固。率所領先登。位琅邪。

內史從討盧循。以功更封宜陽縣。後拜江州刺史。以罪免。韶嗜酒貪橫。所莅無政績。上嘉其合門從義。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卒。子臻。字係宗。位員外郎。臻子珪。

珪字伯玉。位沅南令。元徽中。王僧虔為吏部尚書。以珪為征北板行參軍。珪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媾帝姻。而令子姪餓死。遂不荷潤。蟬腹龜腸。為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為落毛。雖復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為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為南譙王妃。尚書伯。為江州檀珪祖。亦為江州。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皆不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為爾見苦。僧虔報書曰。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苦。直是意有左右耳。乃為安成郡丞。

祗字恭叔與兄韶弟道濟俱參義舉封西昌縣侯歷位廣陵相義熙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闇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聽事祗被射傷股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宋國初建爲領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職不得志發疾不自療其年卒於廣陵謚曰威侯傳嗣至齊受禪國除

論曰自晉綱不綱主威莫樹亂基王室毒被江左宋武一朝創業事屬橫流改易紊章歸于平道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宣公之爲乎其配饗清廟豈徒然也若夫怙才驕物公且其猶病諸而以劉祥居之斯亡亦爲幸焉秀之行已有道可謂位無虛授當徐傳二公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當赴蹈爲期及至處權定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湛之孝嗣臨機不決旣以敗國且以殞身反受其亂斯其效也道濟始因錄用故得忘瑕晚困大名以至顛覆韶祗克傳胤嗣其木雁之間乎十一月廿八日夕了

博弘之

未修之

王女莫

王慎惡北海州人也祖猛在齊爲丞相父休爲河東太守慎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其繼東矣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也

及占閣 魏 及占閣 魏 及占閣 魏

祇字恭叔與兄部... 熙十年亡命司... 李百許人終... 乘間得入欲... 乃命散... 志不... 內職不待志... 歿不自... 其年... 於廣... 諡曰... 侯... 位... 相... 義...

平... 十一... 用姑... 志... 困... 大... 各... 以至... 醜... 對... 滴... 亦... 濟... 歸... 其... 木... 孤... 之... 間... 歸... 謂... 謝... 不... 火... 烈... 以... 規... 四... 且... 以... 嚴... 良... 又... 受... 其... 屬... 其... 效... 也... 遂... 齊... 故... 因... 自... 之... 藏... 王... 非... 中... 靈... 之... 幾... 昔... 以... 坑... 野... 為... 弃... 十... 傾... 義... 異... 於... 此... 城... 之... 幸... 三... 人... 於... 難... 於... 師... 樂... 漸... 良... 災... 財... 林... 宮... 亦... 在... 三... 人... 於... 難... 於... 師... 樂... 漸... 良... 災... 財... 林... 宮... 亦... 在...

南史卷十六

列傳第六

王鎮惡

朱齡石

毛修之

傅弘之

朱修之

王玄謨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仕符堅任兼將相。父休為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為鎮惡。年十三而符氏敗，寓食黿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遇英雄主，要取萬

魏世毛鳳節氏南史南史

及古月長

戶侯當厚相報。方曰：君丞相孫，人材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荊州，頗讀諸子兵書，喜論軍國大事，騎射非常。而從橫善果斷。宋武帝伐廣固，鎮惡時爲天門郡臨澧令，人或薦之。武帝召與語，異焉。因留宿，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孫，所謂將門有將，卽以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武帝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給百舸爲前驅，及西討，轉鎮惡參軍事。使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不知見襲。鎮惡去江陵城二十里，舍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棋安鼓，語所留人曰：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鎮惡徑前襲城，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將至城，逢毅要將朱顯之馳前，問藩所在，軍人答曰：

長米書
作鼓

在後。及至軍後，不見藩，又望見江津船艦被燒，而鼓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告毅，令閉城門。鎮惡亦馳進，得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并武帝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帝自來，及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下將，或是父兄弟，中表親親，且鬪且語，知武帝在後，人情離解。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使就子肅取馬，肅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汝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鎮惡身被五箭，手所執稍，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功封漢壽縣子。及武帝北伐，爲鎮西諮議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謂曰：昔晉文王委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卿其勉之。鎮惡曰：吾等因託風雲，竝蒙抽擢，今咸陽不尅，誓不濟江，三秦若定，而公九錫不至，亦卿之責。

矣。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接，破虎牢及栢谷塢，進次黽池。遣故人李
 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授方黽池令。方軌徑據潼關，將士乏
 食，乃親到弘農督人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武帝與鎮惡
 等期，若尅洛陽，須待大軍，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至潼關，為偽大
 將軍姚紹所拒，不得進，馳告武帝，求糧援。時帝軍入河，魏軍屯河
 岸，軍不得進。帝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
 進，而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偽撫
 軍將軍姚讚代紹守嶮，眾力猶盛。武帝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
 關，謀進取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行船人。北土素
 無舟楫，莫不驚以為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
 流急，諸艦悉逐流去。鎮惡撫士卒曰：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
 里，而舫乘衣糧，竝已逐流，唯宜死戰，可立大功，乃身先士卒，即陷
 長安城。城內六萬餘戶，鎮惡撫慰初附，號令嚴肅，於灊上奉迎武
 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
 曰：卿欲學馮異邪？時關中豐全，鎮惡性貪，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
 計。帝以其功大，不問。時有白帝言：鎮惡藏姚泓偽輦，有異志。帝使
 覘之，知鎮惡剔取飾輦金銀，棄輦於垣側。帝乃安。帝留第二子桂
 陽公義真為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征虜將軍
 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及大軍東還，赫連勃勃逼
 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拒之，虜甚盛。田子退屯劉因堡，遣
 使還報。鎮惡對田子使，謂安西長史王修曰：公以十歲兒付
 吾等，當共思竭力，今擁兵不進，賊何由得平？使反言之。田子甚懼，
 王猛之相符堅也。北人以方諸葛亮入關之功，又鎮惡為首。時論

者深憚之。田子，嶢柳之捷，威震三輔，而與鎮惡爭功。武帝將歸，留田子與鎮惡，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為有衛瓘等也。」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故二人常有猜心。時鎮惡師於涇上，與田子俱會，傳弘之壘。田子求屏人，因斬之幕下，并兄基、弟鴻、遵、深，從弟昭、朗，凡七人。弘之奔告義真，義真率王智王修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俄而田子至，言鎮惡反，修執田子以專戮，斬焉。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及帝受命，追封龍陽縣侯，謚曰壯，傳國。至曾孫獻，齊受禪，國除。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世為將，伯父憲及斌，竝為西中郎表真將佐。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潛通溫，竝殺之。齡石父綽，逃歸溫，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冲請得免，綽受冲更生之恩，事冲如父。位西陽、廣平太守，及冲薨，綽歐血而死。齡石少好武，不事崖檢，舅淮南蔣氏才劣，齡石使舅臥聽事，剪紙方寸，帖着舅枕，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眠，密割之，即死。武帝尅京城，以為建武參軍，從至江乘，將戰，齡石言：「世受桓氏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於軍後。」帝義而許之，以為鎮軍參軍，遷武康令。縣人姚係祖專為劫，郡縣畏，不能討。齡石至縣，偽與厚，召為參軍，係祖恃強，乃出應召。齡石斬之，掩其家，悉殺其兄弟。由是一郡得清。後領中兵，齡石有武幹，又練吏職，帝甚親委之。平盧循有功，為西陽太守。義熙九年，徙益州刺史，為元帥伐蜀。初，帝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武，無功而退，賊謂我令義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必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武，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

應

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封付齡石。署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枚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武。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戍涪城。遣其秦州刺史侯暉。僕射譙詵等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於北城。斬侯暉。譙詵。朱枚。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譙縱奔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之。并獲道福。斬于軍門。帝之伐蜀。將謀元帥。乃舉齡石。衆咸謂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論者甚衆。帝不從。乃分大軍之半。令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也。亦命受其節度。及戰。捷。衆咸服。帝知人。又美齡石善於事。以平蜀功。封豐城侯。十四年。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爲雍州刺史。督關中諸軍事。齡石至長安。義真乃發。義真敗于青泥。齡石亦舉城奔走。見殺。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百丈所
以挽船
用麻繩
或竹爲
之

齡石弟超石亦果銳。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衛將軍。以補行參軍。後爲武帝徐州主簿。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輒爲魏軍所殺。略。帝遣白直隊主丁旡。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堅一長白毘。魏軍不解其意。竝未動。帝先命超石戒嚴。白毘既舉。超石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軍見營陣。乃立進。圍營。超石先以弱弓小箭射之。魏軍四面俱至。魏明元皇帝又遣南平公長孫嵩三萬騎。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魏軍既多。弩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槌。并千餘張。稍乃斷。稍三四尺。以槌之一。稍輒洞貫。三四人。魏軍不能當。遂潰。大軍進。尅蒲坂。以超石爲河

東太守。後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亂。帝遣超石慰勞河洛。與齡石俱沒。赫連勃勃見殺。

毛修之字敬文。滎陽陽武人也。祖武生。伯父璩。竝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修之仕桓玄。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欲奔漢川。修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涸洲。修之力也。宋武帝以爲鎮軍諮議。遷右衛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竝在蜀。帝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帝表修之爲龍驤將軍。配兵遣奔赴。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修之言狀。帝乃令冠軍將軍劉敬宣伐蜀。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修之父伯及中表喪柩。口累竝得還。後劉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南郡太守。修之雖爲毅將佐。而深結於帝。及毅敗。見宥。時遣朱齡石伐蜀。修之固求行。帝慮修之至蜀。多所誅殺。且土人旣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

修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房廟。時蔣山廟中有好牛馬。竝奪取之。累遷相國右司馬。行司州事。戍洛陽。修立城壘。武帝至。履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王鎮惡死。修之代爲安西司馬。桂陽公義真敗。爲赫連勃勃所禽。及赫連昌滅。入魏。修之在洛。敬事嵩高道士寇謙之。謙之爲魏太武帝信敬。營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爲羊羹。薦魏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爲太官令。被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後朱修之俘于魏。亦見寵。修之問朱修之。南國當權者爲誰。答云。殷景仁。修之笑曰。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歸罪之日。便當巾韞到門。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之乃訪焉。修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修之悲不得言。直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及。初北人去來言。修之勸魏侵邊。并教以在南禮制。文帝甚疑責之。朱修之後得還。

一作敬文
羊羹

具相申理。上意乃釋。修之在魏。多妻妾。男女甚衆。身遂死於魏。孫惠素。仕齊。爲少府卿。性至孝。母服除後。更修母所任處。牀帳屏帷。每月朝十五。向帷悲泣。傍人爲之感傷。終身如此。惠素吏才彊。濟而臨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五萬。有讒惠素納利。武帝怒。敕尚書評價。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伏誅。死後。家徒四壁。武帝後知無罪。甚悔恨之。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也。傅氏舊屬靈州。漢末失土。寄馮翊。置泥陽。富平二縣。廢靈州。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州縣。傅氏還屬靈州。弘之高祖祗。晉司徒。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還屬泥陽。曾祖暢。秘書丞。沒石勒。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石氏亂。度江。洪生梁州刺史歆。歆生弘之。少儻有大志。歷位太尉。行參軍。宋武帝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

軍自武門入。弘之素習騎乘。於姚泓馳道內戲馬。甚有姿制。羌胡觀者數千。竝歎稱善。留爲桂陽公義真。雍州中從事史。及義真東歸。赫連勃勃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冒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不爲之屈。時天大寒。裸弘之。弘之叫罵。見殺。

朱修之。字恭祖。義陽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湛。並州刺史。修之初爲州主簿。宋元嘉中。累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右軍到彥之。北侵。彥之自河南回。修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修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慟。告家人曰。我年老。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魏果以其日尅滑臺。囚之。太武嘉其固守之節。以爲雲中鎮將。妻以宗室女。修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謂曰。觀

君無停意。何不告我以實。義不相負。修之深嘉其義。而不告也。及太武伐馮弘。修之及同。没人邢懷明竝從。又有徐卓者。亦沒魏。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見誅。修之懷明懼禍。同奔馮弘。不見禮。停一年。會宋使至。修之各位素顯。傳詔見便拜。彼國敬傳詔呼為天子。邊人見傳詔致敬。乃始禮之時。魏屢伐黃龍弘。遣使求救。修之乃使傳詔說。而遣之泛海。未至東萊。舫柁折。風猛。海師慮向海北。垂長索。舫乃正。海師視上有飛鳥。知去岸不遠。須臾至東萊。及至。以為黃門侍郎。孝武初。累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政在寬簡。士庶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修之舉兵。雍土時饑。修之偽與之同。既而遣使陳情於孝武。孝武嘉之。以為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乃聞修之不同。更以魯秀為雍州刺史。擊襄陽。修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修之率眾向江陵。竺超已執義

宣。修之至於獄。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修之立身清約。百城賦贈一無所受。唯以蠻人宜存撫納。有餉皆受。得輒與佐史。賂之未嘗入已。去鎮之日。秋毫無犯。計在州以來。然油及私牛馬。食官穀草。以私錢六十萬償之。而儉刻無潤。薄於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修之貴為刺史。未曾供贍。往姊家。姊為設菜羹麤飯。以激之。修之曰。此是貧家好食。進之致飽。先是新野庾彥達為益州刺史。攜姊之鎮。資給供奉。中分秩祿。西土稱焉。修之後拜左戶尚書。領軍將軍。至建業。奔牛墜車折脚。辭尚書。徙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脚疾不堪獨行。見特給扶侍。卒。謚貞侯。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繇竺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雁門太守。其自序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清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

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王凌彥雲之風。」宋武帝臨徐州，辟爲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爲荊州，請爲南蠻行參軍，武寧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參軍，領汝陰太守。每陳北侵之規，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後爲興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政，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侵，以玄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軍至碣磔，玄謨進向滑臺，圍城二百餘日，魏太武自來救之，衆號百萬，鼓鞞動天地。玄謨之行也，衆力不少，器械精嚴，而專仗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曰：「損亡軍實，不聽。」城中卽撤壞之，空地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竝懷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太武軍至，乃夜遁，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當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世音千遍，則免。」玄謨夢中曰：「何可竟也？」仍見授，旣覺，誦之，且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唱停刑，遣代守碣磔。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碣磔沙城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創，將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以玄謨爲冀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等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爲前鋒南討，拜豫州刺史，質尋至，大破之，加都督，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冲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檢雖無實，上意

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沒匿所得賊寶物。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竝免官。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諸僞寓。玄謨上言。所統僞郡。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宜加并合。見許。乃省并郡縣。自此使之。百姓當時不願屬籍。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人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爲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雍土。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竝發兵。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啟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時遣主書吳喜公慰撫之。又答曰。玄謨啟明白之日。七十老公。反欲何求。聊復爲笑。想足以申卿眉頭耳。玄謨性嚴。未曾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申。故以此見戲。後爲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各有稱目。多須者。謂之羊。短長肥瘦。皆有

比擬。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齧。劉秀之。儉悒。常呼爲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軀體肥壯。拜起艱難。每一集會。輒於坐。賜靈秀器服飲食。前後相係。欲其占謝。傾踏以爲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聽事。柳元景垣護之。雖竝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儉之目。凡諸講。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爲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茹供春膳。粟漿充夏食。炮醬調秋菜。白醯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白至。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懼其毒。玄謨尋遷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災饑。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孝武崩。與羣公。俱被顧命。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滋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避難苟免。旣乖事君之節。且吾荷先朝厚恩。彌不得逡巡。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

元之意。少帝大怒。明帝卽位。禮遇益崇。時四方反叛。玄謨領水軍前鋒南討。以脚疾未差。聽乘輿出入。尋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休仁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笏。袖鎧。頃之以爲。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將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年八十二。謚曰莊公。子深早卒。深子績嗣。深弟寬。泰始初爲隨郡太守。逢四方反。父玄謨在建鄴。寬棄郡自歸。以母在西。爲賊所執。請西行。遂襲破隨郡。收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寬形。以上齊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卒於光祿大夫。

寬弟瞻。字明遠。一字叔鸞。負氣傲俗。好貶裁人物。仕宋爲王府參軍。嘗詣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孫。僕是公子。引滿促膝。唯余二人。彥節外跡雖酬之意。甚不悅。齊豫章王嶷少時。早與瞻友。瞻常候嶷高論。齊武帝時在大牀寢。瞻謂嶷曰。帳中人物亦復隨人。

寢興。疑言次。忽問王景文兄。指賢愚。何如。殷道矜瞻曰。卿遂復言他人兄邪。武帝笑稱。疑小名。多王汝兄。愚邪。得忽來。王參軍此句。瞻曰。直恐如卿來談。武帝銜之。未嘗形色。後歷黃門侍郎。及齊建元初。瞻爲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武帝知之。召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命左右啟高帝曰。父辱子死。瞻傲朝廷。臣輒已收之。高帝曰。此何足計。及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玄謨從弟玄象。位下邳太守。好發冢地。無完槨。人間垣內有小冢墳。上殆平。每朝日初升。見一女子立冢上。近視則亡。或以告玄象。便命發之。有一棺。尚全有金蠶銅人。以百數。剖棺見一女子。年可二十。姿質若生。臥而言曰。我東海王家女。應生資財相奉。幸勿見害。女臂有玉釧。破冢者斬臂取之。於是女復死。玄謨時爲徐州刺史。以事上聞。玄象坐免郡。

玄載字彥休。玄謨從弟也。父甦。東莞太守。玄載仕宋。位益州刺史。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於齊高帝。封鄂縣子。齊建元元年。爲左戶尚書。永明四年。位兗州刺史。卒。官謚烈子。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仕宋。位青州刺史。齊高帝之鎮淮陰。爲宋明帝所疑。乃北勸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進曰。夫布衣韋帶之士。銜一餐而不忘義。使之然也。今將軍居方州之重。託君臣之義。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死耳。不敢隨將軍也。玄邈意乃定。仍使叔安使建鄴。發高帝謀。高帝於路執之。并求玄邈表。叔安答曰。寡君使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而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殺之。高帝曰。物各爲主。無所責也。玄邈罷州還。高帝途中要之。玄邈嚴軍直過。還都。啟宋明帝。稱高帝有異謀。高帝不恨也。昇明中。高帝引爲驃騎司馬。太山太守。玄邈甚懼。高帝待之如初。再遷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封河陽縣侯。兄弟同時爲方伯。齊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玄邈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弱。攜愛妾二人已去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奇兵破之。高帝聞之曰。玄邈果不負我。延興元年。爲中護軍。明帝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樂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建武中。卒於護軍。贈雍州刺史。謚壯侯。叔安字子仁。清河人。高帝卽位。懷其忠正。時爲益州司馬。寧蜀太守。就拜前將軍。方用爲梁州。會病。卒。帝歎曰。叔安節義。古人中求之耳。恨不至方伯而終。長子瑜亦。有義行。永明中。爲州中從事。

論曰。自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邊遙阻。汧隴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桓溫一代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霸上。戰斲枋

荀
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宋武帝屈起布衣。非藉人譽。一旦驅率
烏合。奄興霸緒。功雖有餘。而德猶未洽。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
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故須外積武功。以收人
望。及金墉請吏。元勳既立。心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
高晉人。方復觀兵。嶠渭陳師。天嶮及靈威。薄震重關。自闢。故知英
算所包。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推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其
壯矣乎。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等。以歸衆難固之情。逢英勇
乘機之運。以至顛陷。爲不幸矣。修之滑臺之守。有疎勒之難。苟誠
節在焉。所在爲重。其取榮大國。豈徒然哉。終假道自歸。首丘之義
也。玄謨封狼之心。雖簡帝念。然天方相魏人。豈能支宋氏。以三吳
之弱卒。當八州之勁勇。欲以邀勝。不亦難乎。蹙境亡師。固其宜也。
觀夫慶之言。可謂達於時變。瞻傲恨不悔。卒至亡軀。然齊武追恨

魚服匹夫懼矣。玄邀行已之度。有士君子之風乎。

十一月二十九日也

